

走向光明

杨尚志回忆录

中共丽江地委
党史征集研究室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光明

——杨尚志回忆录

中共丽江地委
党史征集研究室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光明: 杨尚志回忆录/杨尚志著; 中共丽江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4.

ISBN 7-222-03143-X

I. 走… II. ①杨…②中… III. 杨尚志—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0294 号

封面题字: 李群杰

责任编辑: 李绍辉

封面设计: 和家祥

走向光明

——杨尚志回忆录

中共丽江地委党史征集研究室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8 字数: 150千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222-03143-X/K·300

定价: 20.00 元

序 一

李群杰

杨尚志同志回忆录经过多方努力就要付梓出版了，我感到十分高兴。这部回忆录，尽管未能全部收齐，但主要的部分已收到。在他去世 14 年后得以出版，为丽江人民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对存史、育人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不啻对在九泉之下的尚志和那些为革命斗争献出生命的英烈亡灵是一个慰藉。

写历史是非常难的，秉笔直书就更难，看过尚志回忆录，感到他是用一种实实在在的态度，忠实、客观地反映了一段历史，既不夸大史实，也不文过饰非，文如其人。

过去的一些写法文过饰非，对人或事尽写好的，不好的一点没有。如果写差的、坏的，怕他们的子女不答应要骂街，所以尽说好的，后来有所改变，好的、坏的都记录下来，但坏的如何变好这个过程看不出来。人无完人，一个人的历史是不可能一辈子尽做好事，这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伪造的，是站不住脚的。不说千百年，几十年后就要留下骂名，所以写历史秉笔直书很不容易。

尚志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人品很好的人，一生清贫，不求名利，不计得失，踏踏实实工作一辈子，尽管受“左”的影响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毫不动摇，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和尚志是中学同学，但我在前一点，我在丽江中学初四班，他在初七班，那时候我们还没接触，我出门得早，对家乡的

情况不大了解，但尚志的勤学苦练是早有所闻。

1938年8月我任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书记，后任中共云南地下省工委书记，和费炳同志在一起工作，他也在我之后任过云南省工委书记，是云南第二次恢复党建党的组织者之一，他从1935年黄埔军校昆明分校成立后就在军校中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做军运工作。杨尚志是他发展的“读书会”成员，在军校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了解尚志的最初情况。以后，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慰问团到怒江祝贺自治州成立，在怒江又见到尚志，他当时生活艰苦，难以度日，我找到丽江地委反映要求调他回丽。这样我同尚志一路回到丽江。当时我带着一笔钱和百十套棉衣到迤西一带慰问边疆民族。只要来要的，都酌情发给，可是丽江人老实就没有人来要，我也不敢主动给他们。那时我看丽江黑龙潭破破烂烂的，应该修理一下，但好多天也没有人来向我提及要点款进行修缮。

当时，我母亲还活着，受“左”的影响要与家庭划清界限，我也不敢去看她。尚志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你拿一点钱和棉衣给我，我替你去看望一下你母亲吧。我考虑再三还是不敢做。既辜负了尚志同志一片心意，也给母亲死了一条心，就在我离开丽江不久，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想到儿子回到家乡却不能去看看母亲，这件事让我很遗憾！终身的遗憾！

还有一件事给我记忆深刻，那是我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到丽江，因工作之事受丽江地委接待，除了地委书记郭庆基，当时我也没有接触其他人，我跟郭庆基谈到尚志，希望能给予适当安排，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有些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那些年代。尚志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而我却无能为力，这可以说是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

以后，我和尚志在昆明接触得较多，特别是1981年他因骨折到昆明治疗，和我同住在云南省民委大院，在一起谈天说地，

回忆当年往事，这样朝夕相处了近一年的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尚志的经历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丽江搞革命活动中，尚志沉着、冷静。比如做习自诚的争取工作，他出谋作了工作，尽了很大的努力。黄平同志到七支队任司令员时，尚志与黄平同志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边纵七支队的工作也得到发展。丽江在 1949 年 7 月 1 日就解放了，云南起义是在 12 月，全国解放是在 10 月。所以丽江在云南省也是算最早的一个革命老区了，这些功绩应该是载入史册的。

尚志虽然没有活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好时机，但他的子女都是继承他的遗志，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可以安慰他在天之灵。尚志同志安息吧！

序 二

费 炳

杨尚志同志是1935年5月间入黄埔军校昆明第五分校（以下简称军分校）11期当学生，我当时任分队长，做党的工作，了解学生中的思想情况，经过一段时间逐步了解到一些学生比较有爱国热情、思想进步，其中了解到杨尚志在初中及昆华师范读书时，就阅读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以及社会科学，苏联文艺等书刊，思想比较进步就多和他接触，并由他又了解到其他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这些同学都比较好。1936年6月经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决定，将他们组成一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参加的同学除杨尚志外有鹤庆人李文藻、景东人王学尧，梁河人陈成雍、陆良人郭相等共五人，并由他负责在螺峰街租了一间楼房作活动场所，每个星期日集会一次，阅读进步书刊和讨论国内国际大事，借以灌输党的知识及有关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吸引他们靠拢党。

在西安事变时，恰遇我出差外县，由省临工委书记李浩然同志参加他们的集会，同学们收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成扣留的消息时，群情激奋，认为这一下应把蒋介石杀掉以快人心，经李浩然同志引导，认为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才是正确道路，同时又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时学校办有一个刊物，杨尚志经常写宣传团结抗日的文章登载，所得稿费用以购买进步书刊。

读书会的同学除了集会外并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的了解，哪些是进步的愿意靠拢共产党的，哪些是对国民党看不清但对共产党也有意见的，哪些是顽固反共的，以便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多交朋友，做一般的宣传工作，以便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杨尚志还与越南同学黎松上、裴清平、王靖交友，借进步书刊给他们看，又与一些同学搞拜把兄弟，同时他又在校外与云南纺织厂的女工白菊英（系小同乡）搞好进步女工的工作（白菊英、李秀英等后来入党）。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开国防会议时，龙云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在西安同坐一架飞机到南京参加会议。在与党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接触中，很受启发的是国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尤其赞扬八路军的游击战，并向朱总司令提出拟派人到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朱总很同意。龙云回到昆明后，到军分校对全体官生讲话，除对抗战前途表示乐观外，就提出要派一些能吃苦耐劳的士官生到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会后学校当局叫愿意去的报名。杨尚志很高兴，马上跑来找我，他要求去，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动员读书会的同学和在我们影响下的同学去，经临时工委决定，我和他们一起去较好（当时我是工委的负责人）。报名去的人除我和一个助教外，读书会同学及其他同学共十余人，龙云召见参加者时，他一见名单，就问我：你是费烽的什么人？我说是亲兄弟，由于他和我哥费烽都是搞武术的，很念旧，于是就指定我领队，并交代到八路军去就是要学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习他们的游击战术外，还要学习他们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等，大家准备好，等他和朱总司令联系好，何时启程再通知。后来听说朱总司令到前线去未联系上，同时听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知道也不同意，故未去成。

1937年底，杨尚志在11期毕业，由于他学术科在同学中是较好的，我借以向学校当局提出将他留校（读书会其他同学被分

发到六十军到前线抗日作战)，当时也是由于他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我有意把他留校协助我进行党的工作。1938年初，军分校招收14期学生入校，我任一个学生队的队长，将杨尚志要来当分队长。在此期间，首先是借抗战救国之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1937年下半年时，我设法将在昆明开展抗战歌咏的李家铭同志推荐到学校政治部任歌咏教官。杨尚志兴趣很高，积极学习，声音宏亮，能唱当时的一些歌曲，我们利用操课及室外演习来回时间，由他带领全队同学唱歌，并在每唱一首歌时，讲解歌词内容，提高人们的抗战救亡热情。

在此时间，我和杨尚志商量由他出面在队里物色几个进步同学：顺宁人苏新仁、曲溪人王云龙、丘北人田鹏翔、宣威人刘用韩等四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由他负责领导，仍按照11期读书会的办法，学习进步书刊，结合讨论国内国际大事及抗日救亡的有关问题，着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在一些同学中做一般的政治影响工作（这期读书会同学毕业后，我们又设法将王云龙、苏新仁、田鹏翔留校任下一期学生的分队长，其中王云龙后来入了党，在1948年即参加边纵，任过团长）。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学校安排分队学生白天疏散到郊区操课活动时间多，宣传工作也方便，并动员同学写黑板报，杨尚志带头写的多，并鼓励同学订《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在所在地的一个庙里，美化环境、修造花台时，同学们修成一个五角星，后来我和杨尚志认为同学们的思想提高了，对标志共产党的五角星意识上有了感情，但这样做容易致人注意，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让学生在五角星旁修一个弯弯的月亮以作掩饰。

有一次在大西门外的坟坝里野外演习，我知道赵琴仙烈士的坟就在那里，在演习完讲评时，我就有意地叫当时任值周官的杨尚志将队伍带到坟前，当我站在坟上时，一个分队长昆明人张履

谦就跑到我面前说，报告队长你站在一个共产党员赵琴仙的坟上了（坟前的碑上有赵琴仙的名字），在平时我听过他谈过赵琴仙被反动派杀害的情况，这时我就要他对大家讲讲，他犹豫了一下，才说他当小学生时，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些士兵押着赵琴仙老师要去杀害，见到赵老师面不失色、视死如归，沿途高呼口号，以及一个小女生跑去拉着赵老师的后衣角，一面哭一面喊，老师你死不得呀，被士兵拖开等情景。杨尚志和我也相继讲了话，赞扬烈士高度的革命气节和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高贵品德，我们是抗战军人，一定要有烈士那样的民族气节，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当时全队的一百多同学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表示崇敬景仰之忱。

一段时间，临时工委办的公开刊物《南方》需要人帮忙，我介绍杨尚志在节假日去参加发刊工作。

1939年1月由我介绍杨尚志入党并与新参加党的高射炮营的一个连长王正峰（又叫林光兴）、队司书罗宗光和我组成党支部，我任书记。由于军分校的政工人员有蒋介石派来的，也有龙云任命来的，虽然他们互相矛盾，但大部分都有强烈的反共思想。在1935年云南地下党重建后，鉴于第一次云南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而采取慎重、稳健的方针，避免在工作中发生问题。杨尚志曾要求过入党，但当时我认为他多做一些工作可以多有新锻炼再入党更好，同时又因为我一段时期离开过昆明，以致1939年才给他正式履行入党手续，他入党后继续领导14期读书会的工作以及队上学生的宣传影响工作。后来得知党中央规定不再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组织，我们停止了支部的活动，改为个别联系。杨尚志在14期学生毕业后又在新招的17期学生队任副队长（我已任副大队长），他仍继续在学生中进行党的工作。

1940年3月，杨尚志被学校派到成都中央军校进“校尉官训练班”，蒋介石和陈诚相继到学校作反共演讲，他将情况写信

寄《新华日报》社，被特工人员才检查到，由于他在学校壁上写过文章，特工对笔迹对出信是他写的而将他逮捕，关在集中营四年多，经多次审讯，他始终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暴露党的秘密，敌人又拿不出别的证据，后来释放了他。

杨尚志 1946 年回到昆明，马上找到我汇报他入狱的情况，由于他出狱后认识民主同盟的人，就介绍他到《民主周刊》社工作。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开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的门口，被特务杀害，他得知后，当即跑去找了一辆人力车将闻一多扶坐在车上送到医院后，他即到我家告诉情况，并将我的衣服换了穿上，马上跑去通知楚图南避开，以免遭危害。为了使杨尚志避免敌人追捕，我介绍他离开昆明到蒙自任灿光同志处（任在那里负责一个兵站机构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他回到昆明，要求我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我联系上他的关系，并同意他回到丽江家乡去从事教育工作。

1948 年，我到鹤庆任鹤庆师管区保安副司令时，他已在丽江中学任教，与我联系的欧根同志由剑川来，他们要想在丽江开辟党的工作，问我丽江有没有同志，我就说有杨尚志同志在丽江中学，他很高兴，于是，由我介绍他去找杨尚志，后来他们联系上关系，就以丽江中学为基础开辟了丽江党的工作。在剑川县长派人来鹤庆专署请兵去镇压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搞的民主运动，当时正遇杨尚志在我处，我即告诉他去通知欧根同志来商对策。1948 年底，我离开鹤庆调回昆明。以后杨尚志的情况据说他曾任过丽江中共县委书记，在边纵七支队去后任三十五团团长达七支队副司令员，一直为党做了重要、有益的工作。

总的说来，杨尚志同志是我党的好儿子，忠诚的革命战士。1936 年 6 月从他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起，一直是积极分子，能带头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做了许多工作，他学习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在反动派集中营四年多时间，他立场坚

定，不为敌人的威胁利诱所动摇，未暴露党的秘密；1946年回昆明后即找我汇报入狱情况，我经过他在《民主周刊》社工作及闻一多事件后他要求恢复他的党的关系时，联系上他的党的关系，并向李剑秋同志汇报征得组织同意。他在1952年昆明参加整党时受到错误处理，现在已纠正。

1979年中央决定政治协商应有地下党的同志参加。省政协除已在云南省政协任副主席兼云南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的陈方和在省政协任副秘书长的马仲民外，增加了我和徐克、李剑秋、唐登岷、杨尚志等同志。

1984年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之时，由黄埔师生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的建议，经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其宗旨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1985年又在全国建立八个大区的黄埔同学会。云南与四川、贵州及西藏属成都黄埔同学会，各省成立组，我任云南组组长，配备了三个同学为工作人员。

1986年，突然传来杨尚志逝世的消息，我和老伴不敢相信，每年政协会，黄埔老同学、革命老战友中他高大的身材和朗朗的笑声还未消退，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我和老伴也感怀杨尚志由一个少数民族青年投身革命，历尽坎坷，但对革命事业一直抱着坚定的信念，对党表现出质朴的真诚，一边立即通知了黄埔同学会进行悼念，由云南黄埔同学会发去了一幅挽幛，以表达同学之间的悼念之情。

杨尚志同志逝世已是13年，但我常常怀想起他来。1996年丽江大地震发生后，我和失明的老伴天天打听杨尚志遗属后人的消息，我跑遍了昆明城，最后在一个黄埔同学那里得到消息，知道他的老伴和孩子们都安好，方放下心来，后来向他的家属捐赠了四百元钱（在这之前我已捐了六百元），以表慰问之意。

1999年11月10日

序 三

杨 凤

在丽江拉市余乐村杨氏家族中，尚志和我同是那支人丁最旺的“大爷”杨自超（五个弟兄中排列老大）的后代。尚志比我年长六岁，辈份却低我一代。

儿时我们在村中共同嘻戏捣蛋闹腾，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而又回味无穷的童年生活，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在那个年龄阶段，我们能够分辨谁大谁小，却不谙叔侄辈份的真实含意，因而能不受羁束地在一起玩耍。尚志那时因年龄和身高都列前茅，加上思维敏捷、动作机灵；更兼具组织才能，自然成了“娃娃头”、“孩子王”，是当地出了名的“调皮鬼”。我那时是他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形同尾巴。许多差不多大的孩子都羡其勇，慕其能而俨然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我们常常成群结伙地在他的带领下于村际田坝间，或围圈嘻戏；或游泳玩水；或跟着猎人上山放鹰追兔子、捉野雉，也时有翻墙越篱偷食人家瓜果之类的恶作剧。

除此之外，他还具有近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表现在乡里庠塾教学中始终不变的背书功夫上。那些《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之类的蒙学篇章，他只需吟诵一二遍，便能滔滔背出。老师为了拴住他，往往布置比一般学生多得多的课文让他背，他也举重若轻地很快完成，显示了他聪颖过人，精力超群的潜质。他这些特点或许也就是他成人后，在不断追求中虽累遭挫折而意志坚韧，永不矢志的基础。

尚志 1930 年进城入学，我也从乡下插班进了城里的县立高

等小学堂。我们虽然不同级，但同样面临着完全陌生的学业，当时在村中私塾，我们只背一些“人之初”、“子曰”之类的旧学，从未接触过加减乘除的算术，也不懂阳光、空气、水的自然，还有 ABCD 更是一头雾水。然而尚志除了感到新奇和困惑之外，似乎已经认识到必须作一番艰苦的努力了。他曾一再地对我说过：你们从小就学算术、外语、历史、地理、自然，太好了，可以学到乡村学校闻所未闻的知识，应该努力才是。他还鼓励我要有信心，要刻苦。而他自己也一改往日野狂习性，开始亲近书本。慢慢地由手不释卷逐步发展到废寝忘食，嗜书如命的地步，只要一书在手就会忘乎所以。他对人文学科则更显浓厚兴趣，他对中外名著、进步书刊，无论古代、现代，鲁迅、胡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如饥似渴广泛涉猎。从那时候起，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独立思考，开始形成某种自觉的思想理念。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些愤世疾俗的文章，倡导了要求公平正义的一些活动。说明他在成长，在进步，在成熟，在向理性化方面发展。他的这些变化使族中长辈感到欣慰。我曾在杨氏家族的祭祖会上听到对他的褒扬，称赞他已从捣蛋顽童变成了知书识礼，勤学上进的好后代，鼓励青年向他学习。杨氏历代读书人不少，难得听到在神圣的祭祖会上如此推崇。这也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杨桥、杨善初以及杨櫟、和鸿杰、和华等一批青年进城读书，开了一代新的学风。

1933 年尚志离开丽江去昆明深造，从此以后我们有 48 年不曾见面。直到 1980 年初，家乡一批沉冤多年的党政领导干部获平反解放，政府组织他们赴成都、北京等地考察访问，尚志率团到成都，电话约我相会，我们才得重逢。这次相会令我们激动万分，弥觉珍贵。在三天的时间里我随团活动，海阔天空。另一位领导和万宝同志见此情景也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叔侄近五十年的别情离意，岂能在三天两夜道得完，说得尽，还是找机会到丽江

谈上十天半月方可如愿，到丽江来吧！

1984年，我应云南省政府之邀以顾问身份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故土，这是我离开丽江43年后第一次返桑梓。在九天的时间里，除了与地方政府干部谈农牧业发展问题之外，有空便与尚志和其他新老朋友见面，彻夜长谈。许多时候我们都沉浸在欲语泪先流，相见难张口的悲喜交集气氛之中。

我还特意邀尚志和我一道两次去探望我小学、初高中、大学、十分莫逆的好友和根吉。他那时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思想处在难以排遣的崩溃边缘。由于较长时间过多、过重的折磨，使他悲观失望，丧失了生活信心，以至厌世。我心里十分难过，特意搬来尚志，想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说根吉，帮助他排解心中的郁闷和痛苦。

尚志那种朴实、真切、有豪言壮语，没有说教味道，完全出自肺腑的一番喋血语言，或许没有改变“哀莫大于心死”的根吉。然而对我而言却听到了、明白了尚志之所以能够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上宠辱不惊，不言放弃，是理想信念的人格力量在发挥作用。他与根吉的谈话，是心灵的表白，是经受磨难后精神的升华，体现着一种思想境界。

这次见面，别前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要多读点书，把以前想读而未读的书都要补读，有可能时写点东西。他确实这样做了。除了回忆录之外他还写了如诗文，楹联等。可惜他余愿未了便匆匆地与我永别了。

人们常常把知识分子从军称为“投笔从戎”，我却以为尚志虽从戎但未投笔，他无论是在国民党军校，或是在共产党军队他都能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即便在革命的道路上身陷囹圄也没有离开笔，离开书。从这一点上看，他也是一生爱读、多读、爱写、能写的人，可以说文武兼备，文采俱佳。

他国学功底深厚，思想纯朴，意境高尚，一生得益于读书好

学孜孜不倦。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和字一样尚志（名）仰高（字），贫不碍智，困仍尚志，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他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品格高尚的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1999年12月于四川农大

目 录

序一.....	李群主	(1)
序二.....	费 炳	(5)
序三.....	杨 凤	(11)

第一部分 家庭背景及习俗方面

一、家史概况.....		(1)
二、寺庙与私塾.....		(9)
三、八个书馆九个师		(12)
四、住 房		(18)
五、交通运输工具		(19)
六、农村的放牧、体育活动		(20)
七、宗教活动和鬼神迷信活动		(21)
八、年轻伙伴们		(26)
九、恋爱的悲剧		(27)
十、跟邻村的小伙子打架		(30)
十一、祭天的人民		(31)
十二、疯狂的腊月		(34)
十三、恭喜！恭喜！光景好！光景好！		(36)
十四、男婚女嫁		(37)
十五、洞房花烛夜		(39)

第二部分 我的中学时代

一、混沌初开		(41)
--------------	--	------